

耳
談
類
增

耳談類增卷之三目錄

裴德篇三

劉莊襄聞敵

胡觀察蟻報

郢中李公

吳孚可丈人

魚叔卿孝廉

婁公子

陳孝齋

徐純一先生

李侍御二事

方中丞諸君

劉廣文長卿

熊可徵

高中丞

宋鵞池

耳談類增卷之三

黃岡 王同軌 著

滁陽 夏守 校

繡谷 唐 纂 伯成 梓

裴德篇

劉莊襄聞轂諫

西陵劉莊襄守有於庚寅 賜沐在家齋居夜獨聞牛轂諫之
聲傷之令人跡得乃屠者鼓刀欲向縛牛令牽來問值而牛跪
叩首雙涕如雨公命厚其值購得數月下一犢母牛死犢今十
年猶養於公家自是家戒烹宰奉其成命

胡觀察蟻報

胡觀察伯安公已酉鄉試在旅寓見蟻滿牀童子欲掃焚之公

戒不可但鎖門出俟蟻散始入及入場日暮而文止成三書義群蟻忽聚筆端撼震不可去甚為妨時夜深始撼去草草但期成篇耳已而竟捷監臨為方公祥批卷云四經一氣呵成如有神助蓋公往以苦思失而信筆反得皆蟻之為以報其好生何蟻能聚筆端哉

郢中李公

郢中李公今明府王鉉自白祖也場稻夜被竊家監疑馮公以其隣也馮公慚因夜伺其旁得前竊者縛之並以饋酒詣公曰盜在是煩公証之邑庭公瞪視盜即解縛令起與共酌曰公偶窮阿堵耳相聚一方小物何必爾我而復煩官乎酌之醉復置金于袖中令去亡何當武廟之季群盜蜂起以應劉六劉七而荆門石羊山大盜邵禿子師最銳蹂一方獲公于家金盡尚

疑有瘞金方縛置公而蘊茅行火且死。忽一人騎馳而來大呼曰李公仁人也。因言其所以復頓顙郛前為公乞命。且曰始誓師謂不殺善良。非若人乎。郛亦嘆賞。得釋。並捨其邑里不殘。至今人德之。當釋公時。其人復解所着青紵袍覆公身。曰今日之事所以報公宿德。萬一蓋即竊盜者。郛黨也。夫盜至不仁。當代君子行仁行仁非盜矣。然亦上世盜今之蘊茅而行火非恩我者乎。故盜亦觀世而太史致慨於節俠有以也。

吳孚可丈人

下雉吳孚可丈人名國化為大叅明卿先生。仲兄布衣清貧。齒七十時先生少二三歲。徵詩文於海內。為其兄壽。亦及予。久之過先生而丈人以雞黍並相邀。丈人嚴事客。其待弟鋸甚。先生行坐皆不敢以肩隨。必後必側。先生揖則丈人但引手。先生諸

子不甚憚父而憚伯父小過必引詩禮面折諸子見伯冬月亦汗無論有客無客每行酒弟於兄諸子於二父皆次第起而供奉居者甚安亡何兄弟一歲間皆歿大率見其山中人禮教尚存所謂禮失而求之野乎

曾敬卿孝廉

衡郡曾孝廉諱簡字敬卿今學士植齋先生季弟性幽默沉靜內空外朗凝然道器不假雕飾即有件無疾言厲色處群衆激之怒不怒誘之喜不喜與仲符少笏皆師事伯兄受業最敏不詰不惰惟恐其違也刻意經史雖隆寒不輟冷氣常侵其膝每持古書讀之歿檢必手錄成帙又極敬愛兄事兄如父一起居一食飲意未嘗不傾注下之凡兄有所心動意逆之而合精誠相感不俟語之及也常態少年登科意氣英英勃勃易視天下

事敬卿中隆慶丁卯而不色喜且泣念仲符之不雋也里有講學之會諸不講者竊議之至敬卿則曰若而人不訾矣居子舍授衣則衣授食則食中無完褲囊無私物餽貽資給不入其室至沒齒寔如也甲戌赴會試畢聞其父贈君訃抱終天之恨匍匐歸而疾劇至江陵醫謂息此調攝庶幾瘳而急撫棺竟抵家慟暈久乃甦亦竟不起年三十二郡人聞之無不悼惜兵使者方按治豪恚曰郡有曾王兩孝廉賢夭死汝等為不善乃生乎邑士適聚學宮咸頓足酹酒相矢曰敬卿即未仕不請祀學宮非夫也後果得祀敬卿天與其性默具道體借令當杏壇座不知誰似昔人於叔度稱子國顏子子於敬卿亦然而無年亦猶顏之夫時不足以有之也瓊玖蚤折白石巖嶭悲夫

婁公子

山東婁公子性闇晦不解機械一日盜闕於隣乃疾令椎牛大治具躬詣隣招盜曰敝廬咫尺諸君不辱貺臨主人之幸且金幣我宦家所有何必減于隣而索所不備也盜駭疑捨隣就之則華筵以秩歌舞旅進果腹劇醉勸酬膝席盜始識富貴之樂而忘身之為盜也已復進曰過視吾藏乎或足供侍者靡履盜乃嘆曰嗟乎今乃知公子之厚遇小人而無他腸吾三日伏草莽饑欲死一旦而享王者共具死亦足且小人亦人子獨無德心而需他乎皆相率拜散去至今人稱公子之愚不愚而盜非盜也或謂盜勢剥牀公子揣匿不免而以禮迎獲免正其不愚非也機心一萌鷗鳥不下况盜乎公子視距猶惠視夫猶得而盜報壺飧以不取此假脩於渾沌氏之術之所獲其必有一掬真誠感動人者何知何愚齊河房鳳脩談

陳孝齋

予年伯崇陽陳孝齋諱曾杭行孤高非力不食少失科舉題詩于鶴樓之壁曰雨打風吹晚泊舟壯心不敵夏門愁傷心獨上高楼望此水原來晝夜流督學使見之以其語近刺廉為生作朴之仍與就試是歲戊子與先大夫同榜然性迂腐事多不經令河南真陽得盜不忍峻刑諭勉而遣之為大吏奏改教父之罷免歸前盜不知行劫于途見橐寥如曰爾陳孝齋乎已知即為公皆羅拜競以他劫金進公麾去但怒其不悛盜復羅拜請從此散去其在邑時嗜遊一日遠出饑甚聞有作佛事者題詩投之曰隔江遙聽鉦鐃敲想是三清下近郊我本桃溪陳秀士齋粃乞得幾盤燒民駭為令皆跣以齋進檢取一盤與隸分吃鞭馬而去其率真類如此林居食貧如飴嗜遊益甚童子以行

李一肩相隨徧歷名勝到處留題但亦寓意平生不受人一錢
往北上試禮闈枉道赴吊於先嚴皮靴布裘撫棺慟哭罷乘騾
而去饋進皆不受儼然在目也年八十三卒公其漢陰漁父之
流與歲辛丑在京建平令通山朱斯濟世兄酒間語及愴然有
感因作詩書斯濟扇頭曰古人風誼見山中玉塵揮譚見數公
髣髴跡歸高士傳庶幾世接上皇風門前乍滿勾衣草天外紛
多避燉鴻泰運推遷停不易猶龍亦自適西戎

徐純一先生

麻邑徐純一先生少遇道士卧路傍輒留伴不去道士覺其異
曰孺子可教也邀與偕行瞬息間覺非常境坐與語皆秘術已
辭先生歸行數日始抵家久之先生亡其室乃入天臺山行向
所授於道士者每一定至廿有八日如頃刻而門人以次候之

聲臭俱寂久之聞父喪一慟幾絕乃更為聖人之學陝西周蓮塘進士為諸生時工黃白術大吏索之不傳遂誣以邪法逮繫而羅山尚公仰山侍御廉出之即登第心德仰山甚乃挾成藥兩筒并其方詣仰山謝仰山不受以屬先生先生曰道人挾丹頭恣利不知死所且我布素而無故一旦得黃金何庸哉兩相卻忽曰我知所用矣即以一筒開數千金造石橋其一筒為仰山僕竊去先生攻太乙奇門六壬八法針皆奇中而各理為最博綜三教飫契要領風標清越神意超忽望者知其為神仙中人不失大儒人情饕利如蠅集羶其以刀圭相枕藉死不獨庸愚今此丹金蓮塘進士仰山侍御純一先生皆墮甌棄之不可謂不知命管寧揮鋤千古欣艷貴遠賤近乃遺目睫與

李侍御二事

吾里李侍御植始令蜀萬縣有郡倅南君過邑出郭迎候而倅起明經以為迎近慢已大怒入邑繩其掾去李送四十里每至郵舍輒伏地請罪而竟撻掾五十不一少貸當是時公心顫面赭而禮益恭已倅攝開縣乘怒擊死諸生諸生群訟于臺司列其貪暴罪甚悉問贓千繫獄擬戍年餘矣而公以內詔赴京叅辭臺司獨為倅解曰倅誠有罪但其人廉若令償贓死獄矣公去臺司為釋贓且曰李令言汝始得釋時公行遠抵河南界倅遣其子秀才追謝與前曰不圖仁人為德至此使結草事不誣願報于地下又在萬與奉節令徐君交最驩徐少年練才甚有聲譽一日庫失銀五百兩掾適役于省刑訊其婦婦即誣服曰銀實夫盜持往矣獨有元寶心一塊取視果然又株連書手四人並以下獄逮掾至而婦已死再加刑訊又誣服如婦言但餘

投水矣皆已擬戍報上月餘銀忽出一木匠蓋治庫時窺見盜
得銀俱在而元寶心掾物也慮無以反招適李過奉節聞此曰
獄本伏情人非神鑒誤而引過猶減半過且禍福聽之耳徐以
為然出掾掾不出曰吾婦以我死寃此地願以相從死此徐怒
益深其獄詞謂與木匠共盜並遣戍不一歲所徐病脇痛若恒
見婦且死適公又過奉節徐曰不聽公言遂至於此悔無及矣
喚其內並幼女皆出拜始瞑索無餘貲公為助贖成禮而去後
以待御晉興泉兵備入閩枉道過其家蕭然四壁女且嫁因為
厚治裝具資之徐已納公言而乘怒遂橫發則量之不弘也公
此數語直可為誤獄者指南此事後必有也徐即不聽而後必
有聽者猶公澤及也公襟度品格政治超絕人群閩諸大夫至
今稱之楊侯自閩來領黃郡而公已死猶以諸大夫意厚致奠

焉則異數也公家不逾中人七子皆出一母而皆茂材高等其天以後昌之乎

方中丞諸君

予家以孝友名堂姻家長沙李文正公有記而其篤好纏綿累葉不替鑿鑿萬石家法猶凜然耳目後有方中丞任志伊于四弟歲時宴享塏麓倡和當其解中丞節歸父封君勇坐堂上揮以某扛入某宅以某扛入某宅不計中之所有而五分之及中丞抵宅意在順親友弟亦不為意而竟以廉儉卒老於家無長物此猶先輩風誼今則南安守杜君伸與諸兄弟極友極解白首兄偉但乳名呼之通共有無分貽不厭頻數未嘗為其子私藏而有間于兄弟也此猶世胄大家乃今寧國令周君有為海門令廖君自伸即皆成鄉書而素門懸磬之室皆能以貧索歸

親而親以分贍諸弟未有間言至其自需一錢必向親索方得
若為猶難昔漢士以孝廉舉其時多廬墓即蔡中郎亦以此舉
為鼓譽者多矣故蒙莊氏曰演門有親死以善毀聞爵為官師
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刺諷深焉今乃于不尚德之時而孝自若
非根心不能楊子雲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見其作而不
見其輟雖跖吾必以為夷信乎有取于諸君

劉廣文長卿

今華容劉廣文長卿名文元予里人而天臺耿先生撰其托孤
事曰進士王一鸣黃岡鉅室也十三喪父十四喪母上無令伯
之祖母次無第五之叔父內無昌黎之兄嫂外無齊秦之婚姻
策策然與一弟居乃攻治博士家言尤嫻古文詞甫弱冠取高
第名滿京國而故恂恂雅飭無纖微僞蹇浮薄態近從余游因

詢其所以成立生牘容含淚應曰小子何知先君子托孤于吾師之所造也師劉氏先君子中表也知其賢屬纊時以小子屬焉始師日課誦經史諸子百家言日不如程則撻之不少姑息已自不忍撻之苦則時時捧先君子主置座上跪小子前師自抱主而長號曰孤嬉情不學吾負君矣何面目見君地下小子維時悲愴且愧欲死寧受撻百十不忍聞此語也師之數年一歲以小子有他過忽辭去小子自分不能一日違離吾師乃啓明自艾祈得悛新跪堂下泣懇者累日師乃復下教壬午小子幸舉于鄉師一日臨吾家小子倉皇衣履未整師怒叱跪之庭下欲朴踰時嬾友曲為解乃免其方巖類如此先君子遺命每歲贄三十金師記日而分之每一日當取八分日籍記之如偶以家務耽半日程則減取其半耽一二晷則減取三之一曰即

爾孤幼可欺不忍欺而父於冥冥也其介又如此小子之有今日也蓋多賴云耿子曰昔曾子以可托六尺之孤為君子托孤惟艱哉跡劉君之撫教王生若此抑君子人與藉令早通顯躋臚仕當亦不負人國矣乃王生當髫年失怙恃師嚴如是依依不肯違離緊誰督之其識卓矣亦王氏之禮教素嚴濡漸然也余交海內人士如姚江之孫靈寶之許安成之鄒閩中之林其子姪大都仁厚醇謹故能熾昌興盛若斯也由斯以觀王氏其長世乎予復贅以跋曰昔人衡交情于一死一生一貴一賤故馮驩任安之誼以徵於貴賤而延陵之信以見于生死然失貴尚有貴時人死不可復生此尤人所易棄捐也夫地上且不保何有于地下哉若劉長卿於予姪輝之托孤其誼甚高而耿先生述已甚悉語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長卿有焉故放麋者可

以托國托六尺寄百里為同能矣然此長卿下惟一事長卿獨行高蹈矜然塵壒非力不食言必中倫飲避盜泉蔭迹惡木在晨星已疎于中葉乃足音乍響于晚近不足多與我國家設賢網惟登文藻藉令間下弓旌之招別如漢徵賢庶孔門四科之首不墜而于長卿在楚恐百羽不能先鸞鳳翔也乃僅舉明經陪乘文學猥云弓旌之遺意不寥然卑薄與

熊可徵

武昌熊可徵名熾純德古心鄉人誦義至夥乃其隱夜避色可謂難也蓋始其尊人中丞公符破倭海上晉兵使者填蘇松而楚觀察行縣抵武昌武昌胥某犯贓法當死揣知觀察蘇人與中丞最驩非其公子莫解顧可徵介不可干以私而婦麗因陰賂可徵奴乘夜飾婦納書帷中挑之可徵一見問得其故卻之

不去乃明燭書几不輟曰明志最嚴黯夜舉頭即是青天鷄鳴
婦去可徵竟與解胥得釋亦曾未嘗言越二年歲甲子可徵從
六七友蘄紫姑神問他事神獨寫此二句曰熊生前此非而語
乎陰德最深第當享清福自足娛功名不必問也內一友朱時
行亦長者曩夜事以客其家獨知因發以語友而可徵自是罷
制舉後以任子庇其嗣履初今任督府叅軍美色良緣避於黯
夜人情所難然可徵夙具善根一念戒珠便登彼岸是亦無難
若關壯繆梟視操屣視金封其黯夜秉燭于其主母特細行耳
而宋儒褒以大節不得壯繆藩者也

高中丞

德安高中丞珙號玉華嘉靖乙酉冬以孝廉計偕次磁州夙發
邸舍距州三十里許始拂曙值道有遺橐命從者舉之累々然

重也公下馬坐樹下待遺者至北風獵獵刺入入肌侵者不能堪又計公橐垂盡柰何違天自苦而貽所不知名何人乎公不可頃之有蒙袂而來者髮垂蔽面號泣呼謂失金公曰夫夫其亡金者耶金在是是人曰因督地租錢急天旱鬻子女得金五十五晨而輸之夙夜倉皇不覺亡失其死矣公始發封與數合即還之其人泣拜欲分其半相報公益不受其人控馬行數千里不肯去私得公名姓日尸祝之明年丙戌公舉進士由浙叅藩歷大中丞丈夫子四人三為郎季子祚二千石年皆至大耄諸孫仕者又數人焉麻邑劉公守復見其傳中丞先朝名臣還金細行僅豹一斑猶之渡蟻飼雀可槩全仁還固叙傳亦舉一事非必止此今人旦為仁暮責報何異操豚蹄而望歲乎惟積惟無望請自一事始

宋鵞池

予已叙鵞池事入談中今從詹伯虎得邢子愿藩伯序一詩四
甚悉矣因棄已草而入藩伯者曰新河古信都地隸今真定宋
布衣鵞池名登春邑人也往落魄遊江陵荊州故守徐太室先
生延之上客數與譚詩語合謂吳門詞客如雲不如一中山布
衣矣比徐公以封守事忤當塗解綬家居而山人衣道士衣徒
步三千里過訪坐徐公竹林中日持螯飲酒意良適未久別去
且二十年而徐公遽會風雲超拜太宗伯山人乃走上都追叙
故驩徐公不厭也又三年徐公歸山人從新河過余言且將訪
徐公山中索醉訣別尋走錢塘弄江濤脫履江頭乘潮上下曰
樂哉即南面百城不與易矣已復謂子愿君視宋登春豈杉栢
四周間人余時大罵咲老虜燕趙士自昔死魚腸龍雀不聳死

潮比廼甲申寒食時也居數年絕無音塵而是歲十月新安余
叟從江南來才繫馬即嘖嘖道宋山人狀謂山人某歲過徐公
館之禮敬有加廼山人瞻顧異常也時時諷其主人桂家僮謂
僮慢我甚徐公即鞭家僮百山人僂謂杖才從青衣上拂柰何
惜一平頭奴令傲海內名士乎一旦懊惱辭且去問舟徐公公
為呼艇子與載米數斛筍脯酒漿稱是仍移榼錢之城門外山
人為強一舉白造次起榜人勿悞我潮信意殊不屑徐公亦掉
臂去山人廼趣舟抵四十里許海頭不知昏曉徑跳白波逝矣
榜人初意徐公客纜舟觀潮不謂咄嗟自葬魚腹中也嗟乎汨
羅采石登一咸三亦自燕趙慷慨悲歌之氣作使然矣余廼為
詩吊之復為叙致前方東南好事之家儻取余言醵石上自新
奇可喜何必重問要離之墓廼俠骨香也詩曰僑寓江陵日徐

陵作郡年重來滄海上依舊孝廉船醉嚙松枝雪狂吟桂樹蒼
浮生無住着貽蕩白雲天又不作吳門隱飄然汗漫遊尚書重
一諾遊子合千秋宮錦鯨魚香烟波采石愁前身應李白終古
捉風流又憶別來禽館曾言葬汨羅落花留且住芳草奈君何
品死文姬怨悲生薤露歌茫茫江水闊應比決猿多又低強憐
吾子蕭條安可論溱洧流日夜蘭芷憶王孫斑竹新冠憤垂楊
舊酒尊西州門側路卹禁哭聲吞子有詩曰蹈海今看魯仲連
誰云魚腹異牛眠難從急景貪延命肯向彌留作可憐麴枕糟
丘無七尺蝦邦鱉國有重泉跳山一任胥濤怒白日騎鯨興杳
然

耳談類增卷之四

裴德篇四

此篇皆貴家大人

海日翁

楊留畊翁

王長者

陶菊莊公

趙相國祖父

梁太宰封君

項翁近溪

馬司徒封君

黃素菴

王贈君

梅太公

畢長者姪漳

高王父泰州府君

南陵令尊人朱長者

陶莊敏父給舍公

孫給事大父洞庭漁人

陳義室先生

耳談類增卷之四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晟 伯成 梓

聚德篇四 此篇皆貴家大人

海日翁夢

餘姚王海日翁華狀元宗伯其先世皆貧儒而皆好行陰德其清謹皜然不滓海日未第時夢諸神奏天帝曰此人九世廉貧一身之報未忽帝曰與他十世富貴仍令諸神以鼓樂導送文曲星與他作子親見綵聯云守正承先業垂謨裕後昆後生文成名守仁孫以下曰正曰承皆以神語十字定名序云

楊留畊翁

蒲州留畊楊翁大司徒本菴公曾大父也以貿楮遊洛秦間而
好週人之急有秦縣佐王謙以墨敗受御史臺械繫過翁旅邸
雅已耳楊商名因夜屏人長跼翁前曰不幸罹法罔不知死所
有金三百兩資翁貿易倘天幸不死或詣翁分子錢之餘猶勝
虛擲而反以自累也翁收眊各有封識為藏之歸里值九日童
子移菊將植瓦盎中翁乘人出出金埋盎底無知者越一歲所
謙忽持一圖詣門圖繪一人囊三木跼庭除曰死累一人危坐
而手撫之曰恩公翁取視知其意令詣菊盎前按菊手取金其
下封識宛然謙感泣欲分其半為翁壽翁曰夫夫豈愛而金者
耶此物非爾所宜有故為爾禍未有鑒前車而分人之禍者可
速去矣與款酌而別

王長者

王長者原霸州文安人襁褓時父珣苦差役捐妻子逃去越二
十年原長娶婦甫月餘曰無父可為人乎因別母尋父期不獲
不還母曰許大世界生死未保無耗已廿年將何之原意益堅
竟拜母出歷青齊兗洛晝行夜禱哀號泣血聞者莫不感動餓
則乞食凡十餘年至衛界田橫島隆冬颶風寒甚宿于岔路口
土神廟夢至古刹日正午廊僧食以莎米飯甚苦乃澆以肉汁
曰甘乎曰甘曰如來如來真箇來好去好去還湏去為句八偈
記此耳夢覺門軋然開有丈人扶藜來原告以故並所為夢丈
人疑思解之曰日午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肉汁膾也汁入附
子父子會也行哉汝得父矣原從之南渡淇水入輝縣有寺曰
夢覺雪甚原止門外拂曙一苾芻出曰少年何處人何以在此
原口噤不能成語徐曰文安人以尋父至此苾芻憐之引至禪

堂向老師法林道其故師噉以粥曰汝識父乎曰不識也曰久知慶庸珣文安人時珣方供晨炊呼至問之曰汝識此人乎曰不知也問原汝父何名曰珣珣稱其子小名曰汝某乎曰然兩相顧形神感動曰我父也相抱慟哭珣耻見其婦不欲歸師曰乃天合非人力也其歸乎而原亦牽衣號哭不已遂歸歸時六十四至八十四始卒享原甘膳孝養雙白齊眉者二十年視慶備天壤矣卒後有司上其事於朝下旌門之典俎豆學宮子孫蕃衍福澤昭鑒今比部王文郊應期及其進士皆其孫也徵詩於都人士因詠而識之昔曾母搯臂而參歸乃天性所感長者父宜早得而必廿年造化亦欲歷試以成其孝也苦盡甘來真來好去菩薩已詔之而解者丈人亦必靈通導師愛覺而入臺覺誰非大覺何其異也以此持心面壁九年而道就冥求十載

而親歸其為誠一也

陶菊莊公

會稽陶菊莊公富而好義市舶阮璫過越投交誼甚厚王振憾于阮騎召之阮惴惴罹禍以所畜六千金授公曰吾不來此為君有矣公以糖桶裝歸置井中逾數月遣仲子入京偵阮已死則出并金投府戴守琥璫曰璫阮歿金爾金也余何知復以詣縣亦如府言堅請則留半代小民之逋而歸其三千適年荒竟買米四千余石置開元寺贍饑者所活數萬人毫髮無所私郡縣異之旌其井名還金公三子六孫胤殆千丁而莊敏公文僖公蔚為名臣餘叅議懌觀察大有叅政大年太宗伯承學方伯勿學大中丞大順郡守允光尚寶允淳駕部允宜翰林望齡行業皆不愧魁甲而其餘科第又十七人簪纓以百數則報亦不薄

事見紹興志

趙相國祖父

趙相大洲公父諸生極貧母伐後園竹一根作器為祖所逐曰婦非做家者母曰閣老已到家數月矣而逐我乎蓋有妊復有徵也始罷生子即公年十二時父祖一家聚食饌品惟鹽一碟公亦用箸祖即詈曰汝小子安得食此厚味蜀人至今稱之後公罷相歸山居林塘蕭然僅僅千金之產予伯兄令內江所習聞而本江談

梁太宰封君

梁太宰淵寧波人父梁公商也始無子盡以腴產給壻因家焉稱甥呼公而梁公應之甥曰呼我公也梁公不悅歲且除步至庄客家乃故役者也其家方設俎焚楮享其先甚虔已出餽薦

梁公梁公涕下沾襟曰甥情見于稱我身後疇享我如汝者其
若教鬼乎遂留宿不歸常愧見其甥梁公久客江湖性不喜女
色而庄客有女以祿命不利人故久不字梁公見之以屬媒納
為媵時年六十四矣未破臘而夢蘭次年即生太宰八十五以
太宰封九十五卒稱封君十年屢入郡請事實不受人一錢日
者馬仕說梁公之奮始于激穉語誰為之耶女祿命不利人殆
為利者地也梁公德無所徵而徵之十年請事不受人一錢非
是父無是子

項翁近溪

嘉興項翁近溪故望族少亦無賴浮蕩已折節為恭儉居積逐
什一之利家大饒然好行義未嘗獵取於非分嘗購懷氏宅懷
之先賢里稱十萬及徙居見廳前照壁畫有十六小兒思得十

六子有不可知乃一稱之數小兒乃承家者人言其先有瘞金必在其中因招主者與共發視果得金萬六千主者大歡冀得十一而翁盡歸之曰爾之先以遺子者我何與焉業歸已而招人發金豈欲得金者人皆義之又質某邑簿宅值五百金數年計子幾倍簿意贖則不能棄則足惜請以購歸之則子之不足尚可百金足自慰矣翁曰產既歸我子非所論仍以母教購得然簿與交讓不欲以媿得益金久之以授之簿之三子作陸索分焉鄉人又兩高之吳中購業值既平而稍益諺曰加嘆錢益加值而平其嘆失之心也翁不但稍益而已誰有嘆者翁三子元洪元汴墨林才名藉甚篤壽壬戌進士孫德禎丙戌進士堦前芝蘭競秀天道佑善庶於公有徵

馬司徒封君

大司徒馬森父封君某年四十始得一子五六歲眉目如畫夫婦阿保若拱壁一日婢抱出門從高堦上失手跌下破左額死封君偶見之即呼婢奔避去而自抱死子歸曰我自跌死也婦驚痛撞封君倒者數次尋婢撻之無有矣婢走數里歸匿母家言其故婢父母感泣日夜籲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果生子左額宛然赤痕即司徒也慈愛人有之獨念其時傷子及憂絕祀不暇而憂婢恐斃杖下仁何至也貴子重生有由哉劉子欽談

黃素菴

晉江黃公素菴諱傳孝孝友馴謹特異與物無忤然遇鄉里惡少為諸不法事則怒形於色以是不為諸惡少所容歲大侵疫起夢與女兄入一公府見朱衣人止坐跪鄉人無數於庭下以衡權之其法九罪惡至四兩者病倍者死獨已與女兄免神曰

此二人善者不入衡也時所居牖後別舍僦居者數人咸病疫公釀酒其間欲往漉酒僦居婦病中嚙語謂守者鬼曰欲飲則黃氏酒在可取我貧人何所有鬼云渠酒有守者不可妄飲公漉酒如故後鄉人四百餘家半死半病獨公與女兄家亡恙女兄即太常博士李范庶祖母公即今山東大中丞黃公曾大父即其自撰墓誌銘云

王贈君

蘄水督學使王白岳父贈君竹軒公平生積善有令譽垂老得暴疾卒先是受寄其西席鄒某金四十置密地至是彌留意不及他但以指、置金地不已左右如其指搜索得金以售鄒目始暝事雖小可觀其平生當時有賦詩吊之者曰必指藏金地應知易簀心

梅太公

鄂城梅太公周庠為進士開先尊人高潔好義得遺金輒以還人不問姓名有為令者歸盛供張召公公不悅遂斷往還與蕭秀才交蕭婦當產而所僦居主人泥俗謂不吉而不容公乃延入己宅產焉竟何不吉自是里無泥俗者又多有靈異之感棄施州博士歸病七日不食中夜見二道士其一象純陽指公謂其侶曰明日之已舟人有難當保斯人公以語舟人皆喟嘆語至期舟覆流十餘里俄起衆始羅拜曰非公皆葬魚腹矣過夷陵山道暝忽岩中老父出曰此有甘泉掘之泉湧出次望州鋪僮僕聞咆哮聲甚恐公了無所聞自疑豈充耳耶比曉郵卒言夜有群虎闖兩虎死視之果然又夢神擁十數人伏地下若崩厥角稽首此公所活者忘其姓名惟一二同學少年差堪識

別耳年八十二卒李本寧傳如此俚細人多忌外棺外殯入家宅以為不吉予里杜氏魏氏皆以親喪入皆吉杜子登第更驗以梅長者所為群忌皆破孝義為重他何足惜而吉祥從之矣

畢長者姓漳

萬曆間新都人畢漳工聲律食貧工苦事父細極孝鄉里稱焉欲以筆畊致養遊齊魯間久未歸而家壁立突無堦父或併日一食嗷々然待漳歸而漳感暴病客死然平生與其宗兄太學力德相驩至是太學夢漳從沂水東鬼哭巖嶮夢相通嶮嶮椿老父深相托也曰底事淹留沂水東鬼哭巖嶮夢相通嶮嶮椿老誰相念坎壈萍飄路早窮野草吐花空爛熳荒村有月總朦朧君能為我供甘旨願送雙珠入掌中太學既覺而大詫即起秉燭極書旦日持過細診之未幾訃至太學固好義能週人之急

以漳身後見屬不忘其親因力振之遂依以終老先是大學久不宜子已連舉二子長即戊戌進士中舍公孟侯及其次君茂才且接翅矣已又產五子昔和嶠生孝王戎死孝未聞以死後孝者也漳生不能養親而以死屬養於仁人知其能屬也陰報雙珠正似啣環鬼詩七言亦其握瑾人死心灰而尚學結於菽水委致於風人故父子天性地魄所不能藏則所以成虹而化石豈非皆此類與

高王父泰州府君德政

高王父諱思旻正統間以功曹掾判泰州已晉本州同知州故良於牧孳馬因之遍民間版籍刊定自祖宗朝至是草渚奔徙馬數獨存甚以厲民府君傷之奏省馬三之二歲大旱朝遣大臣勘災府君率父老哀訴而舟過不顧遂躍身波中為民請

死大臣感悟奏蠲大半在州十三疏皆得請藏藁存焉如運舟
自南來者寄載木磚以省浪費及戍邊者給配婦：何罪令就
死地不如給資財令就彼地娶與婦既無怨無得親戚相倚便
皆出其 奏今永為石畫至于勸課感化保釐噢咻皆其庸政
以親老乞身歸老羸婦子千百擁馬不得行立祠祀之香火至
今百年伏臘不絕所植桑民猶指嘆比甘棠焉歸家道觀河山
中躬畊食力脩德純素平生於心無匿恒執其平客買其家牛
去歸察其值浮曰始值若干又資其力數年值又若干不已其
手追而還其浮始罷購木造宅嫌其木稍大後有曹姓者又嗔
其所得木小與木客忤府君曰以我不欲中君之欲是謂兩得
遂相易今其所制宅為家司徒仲父庄人猶指其材為府君
購得者云蓋假脩於渾沌氏之術人已兩忘矣既捐館葬袁家

山地本是偶然今相宅者以魁于海內牛眠曾大而下世守清白皆天性忠厚伉直左太冲曰積習生常其所由來固然矣甲第簪弁亦稍々稱喬木之家皆謂自其牛眠其天以報之耶萬石家法僅再世而孝謹衰今保殘陋漸及十世可謂厚幸然不可謂非食報之餘矣

南陵令尊人朱長者

朱長者善武昌人好善積功不倦頻年買鰥放生無筭與徽賈某交驢賈且死慮其冢嗣頽蕩不可令有貲而次子賢又幼乃以七百金寄長者曰俟次子成立惟公割割給之猶勝盡娼酒家又預為收券以絕冢嗣爭取其人死而冢嗣果過索觀收券罷越數年二子皆貧困長者察幼子儉可授貲乃密召之長索給付父手跡猶宛然也兩地人皆難之一日長者挾重商於

湖舟覆溺乃覺足有所履得轉身船底視之皆鱉也然竟日膠
窒昏冥中見一門神紙飛至視之乃其家物自是覆舟自馳抵
岸得生歸家人謂某日大風刮其門神去其異如此長者始無
子已得四男而長南陵令朝望以最治聞其邑熊比部汝瑞談
毛寶僅放一龜遂得免溺况鱉無筭乎延陵心許不負并僅一
鈞况千金索乎長者無有而南陵君又世其德高門駟馬可不
卜知矣

陶莊敏父給舍公

陶給事慥號實齋兵侍詣之父也行誼隆異有罵者家人閉其
門公曰彼罵我欲我聞而閉門是卻之也令開之已而曰立久
倦乎則令人與之坐已而曰口乾乎則餽之茶其人慚而去一
日有盜發廩守者以告公見其所載船不過受八十石則問守

者曰盜幾人曰四人公遂返曰四人而穀七八十石僅足活一歲必經官則既不得食又得盜名倘悔而自盡所失可算耶盜聞相戒皆改行為善人里有司徒廟廟祝嘗夢神曰陶實齋陰德動天每過廟吾必起立若為我語陶每往來前後隔一河省我起公幼子金溪夢亦然故獨新其廟且樹綽楔焉公配章夫人蓋宗伯敞之姪而侍郎瑾之妹也壺儀胎教為郡邑所師年九十六猶能作細字於義男義孫婦拜必答曰是皆良家女也聞諸孫罵僕為奴則詈之曰你祖你父為官不有主人乎是自詈也其德厚如此故四子三登科一大司馬云

孫給事大父洞庭漁人

孫鵬初給事嘗語我其大父洞庭漁人行實媿媿恐湮沒不傳屬予作小傳紀之忽忽不暇今讀醉語蓋已自傳矣因錄於此

曰先公洞庭漁人弱冠試異等視學大夫許伯誠最所賞識有欲得其力者年更長日每三四顧先公畧不為動最後大王父學憲公命之曰彼年實且長日動顧爾不一往何耶先公曰此不近人情往必中其詐學憲公顧益強命之乃一往則已治具一小樓上賓主相對譁浪洽甚下有亟呼者一環隨上年可十五六裝飾都雅主人命行酒乃捷戶去意將悅先公先公怒大呼竟排戶不顧出又有姻婭中夫早死欲嫁其外夫者夜持千金置先公室先公力揮去不少動旁有取之去者且云此何與我事暮夜誰知者即知亦何能為先王母為嚴叅知嫡長孫女別無兄弟父早卒母黎痿痺卧牀上錢帛狼籍先公與王母皆無所取季氏攫取都盡母黎瞑目視先公謂將取去先公竟出不以一簪自隨可稱廉介今天下知先公詩文景仰之恐後

其言行尚如此未及傳故重表出之

陳義室先生

先生諱大器字廷用學務閎博而玄解易義入其隨學者宗之稱義室先生乃其提身礪行蟬蛻溷濁備周之三物六行無間然矣窮巷竹宇糲不果腹而豪於酒陶然竟日夕間左貴人丹朱其轂不可得其一聆迨晚俗靡後生驕蹇不馴師道漸頽或翫而從之上無嚴師下無莊士獨先生持之益力不獨嚴刺經而嚴刺其躬履蹈或宴見有惰容步有履聲課執稍左其訓皆怒踞之終日無敢違以勁身教且士皆良也予自童丱從遊獨深得其賞識嘗與二三子徃候必命酌酌必取辦於咄嗟其孺人亦必以咄嗟辦執脯玄酒楊權古今覈古文奇字鍾鼎文子偶能解輒奇予一日飲劇雨忽暴至其居上漏下濕衣皆濡濡

則藁蓋障之飲益豪歌聲與雨聲相角若出金石濁醪妙理契
獨深矣其亦抱道無偶而逝於其中也然未嘗有酒過所謂酒
德白首僅僅以明經授建德新寧博士視諸士猶里諸士其執
德猶鄉德諸大吏皆折節下之且有異擢忽已考終新寧士為
醵金幣治喪哀泣如喪考妣護廣柳車南旋千里不輟可以觀
感越二十年其監使者從其士請俎豆學宮其在里亦然先生
兩嗣則賜皆以閎儒無年諸孫惟于達籍南宮語謂儒三世必
達需之無負名矣先太史稚欽詩曰里中有一士栖栖蓬戶間
動依高士跡居誦先民言盎中無斗儲析上衣無完絮藿並日
得續絮豈禦寒常恐志節虧不屑親知憐入門西壁立顧之絕
愁嘆饑食拒嗟來渴飲避貪泉一簞恒晏如回也稱大賢人謂
因先生脩辭亦必主能當之嗟乎逝水

東下與刑猶存梁木之嘆不獨昔人也已

耳談類增卷之五

藪德篇五

此篇皆閨德

寧遠夫人

雲杜杜孺人

雲杜匡夫人

顏進士曾祖母

趙大司寇母

徐方伯母萬恭人

予大母胡宜人

先叔妣夫人徐氏

畢母孫孺人

義娥

孟端妻暨其女

姚貞女

徐子與女甥

維揚孝婦

雙烈女

陳烈婦

雙蓮橋

鮑貞女

遼陽烈婦乙氏

耳談類增卷之五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晟 伯成 梓

叢德篇五 此篇皆閨德

寧遠夫人

萬曆初名將以李寧遠成梁戚少保繼光稱首寧遠夫人宿氏者蓋女中裴郭也夫人生將門熟邊務尤善御將士在遼鎮歲必一歸鉄嶺所過臺堡完塌士伍精疲車馬整敝無一不考裨將敬畏不異寧遠五子一太保一大金吾三都督家人子為都督及二品將官者十餘人而身猶持女紅子婦輩紹錦充塞而其誕日獻酬必以青布此聖賢學問所難婦德中乃如此最賢

者身讒四十即娶王氏為側室身往來于道路而命王專房令子婦輩待王如待已稍不稱即責罵曰王我所置慢王是慢我也于汝安乎諸子業已曳玉微有驕泰即使伏地受杖如嬰兒無敢偃蹇者其女嫁蘇氏與壻反目而幼子往助之夫人怒曰女出嫁是出家矣而挾門第倨丈夫耶呼幼子跪之庭立杖數十女泣訴不理曰爾今後不得于夫及舅姑毋見我面嗚呼其見何遠也世樹勲勞而享祿壽宜哉陶駕部談

雲杜杜孺人

雲杜杜孺人其孫即方伯公而太史本寧兄弟其曾孫也積善好施與所存活甚多嘗有丐子在門病且死孺人饘粥之不倦亦其恒也正德間劉六劉七餘黨丘任楊清輩流劫楚中抵京山景陵民皆逃避一盜執旗躍馬入皂市訊杜孺人何在時孺

人亦以避出盜入孺人宅蒐得竈下一小婢好語曰我乃丐子
病且死者蒙孺人食我得生我固以啣環來也小婢知無他導
見孺人盜擁孺人上坐拜跪流涕奉金帛為壽且曰無恐因書
打惡在此四字于門後群盜見字皆不敢入村市皆得免劫則
孺人之功也

雲杜匡夫人

江漢間稱雲杜李太史其先家法而予所及知為匡夫人夫人
在室已夢五丈夫夫子侍及歸方伯公子果五而太史及孝廉本
建本石為所生而鞠教如一未嘗有間課讀課藝方伯公督於
外夫人督於內並督諸子婦而皆不廢櫛楚吾友魏穎超鴻臚
為夫人愛婿少失父進士又今郝給舍仲興以家難失業太夫
人皆延就塾師鞠教不異諸子故二君成業皆不忘所自而猶

稟稟若侍膝下問黨濡沫其澤殆徧飭牽及周親亦大備及捐
柩捲之日合百里內為哀見其哀錄始夫人以偁歸前有王夫
人後有梁夫人夫人有梁嚴事王夫人而又不以身先梁夫
人上有二姑情好不一而皆曲意順媚得其歡心焉夫人執柔
道抱雌節未嘗有所阿比而身目所接無不軫綢繆固膠漆德
盛而禮恭者為乎至其事王夫人於病憊而治其喪皆孝子所
難能方伯公以廬墓死孝太夫人以沉痛病久之死方伯公節
孝兩篤至於內則身度困庾絲粟女紅之事種種按古有法固
其性成厥亦學力可謂聖師願出筭珥

顏進士曾祖母

進士顏欲章日聞談其曾祖母劉甫二十餘失所天茹苦守貞
家尊者屢欲奪其志不聽後壽八十七終殯中堂是年族子婦

夢金甲神擁騶從甚盛至其閭縛二人車軸間凡所至必加鞭
箠或就縛怒詆不絕至母居獨麾騶從令勿入曰貞婦極在是
族衆皆呼母為三嫂聞族子婦言尚不知貞婦謂何明年春大
疫縛車軸者二人先死餘受鞭箠及縛者皆次第死一一如族
子婦言獨母一家並減獲六十餘人皆亡恙當疫時里有數人
聞夢語故僦門房以居亦得免又日閭於庚子讀書德州慈氏
寺明日為歲除篝燈夜讀忽隱几夢曾祖母執其手曰上帝以
我貞苦將厚發於汝汝勉旃汝不信明發有報汝者明發無所
聞但聞牝鷄晨鳴蓋里人往捷者有是兆固知此即告我也明
年辛丑果捷慈氏寺奉慈氏命矣夫閨德幽眇匹婦之亮而天
祐若是人紀賴以立也故桐江絲繫漢鼎非節謂乎母以貞苦
除青一家發祥曾孫享年上壽呵護餘靈神之為報不淺小矣

至北鷄兆祥猶蛇虺兆男烏啼亦吉皆反厥理將為天問

趙大司冠母大母兩太夫人

鄞縣趙瑞之妻張氏名玉潤生子龍甫四朞而瑞死家故涼至是益落舅姑垂白嗷嗷待哺親黨咸謂不支張獨茹荼攻苦躬紡績以俯仰足跡不踰閭語不出聲舅姑繼歿乃治棺歛含盡禮晝夜哭不絕聲子龍長擇師教訓為邑諸生下帷授弟子易束脩之外嗷嗷橐中裝耳不能備甘毳娶孫氏蕙芳復能脫簪珥給旦暮率一日再餐必鮮肥不繼截髮售隣媪以易之且令張見恐傷其志夫夜讀呻吟孫常以女紅相先後乃竟竭溫清焉蓋張與孫形影相吊喘息相屬相倚為命焉竟以疲瘵死一節一孝萃於一家見寧波府志及余太史傳龍後以明經授教懷寧行誼特至不問識不識咸稱先生即霜命猶為至寶弗

糴而千斗之氣已發於先生嗣今大司寇心堂先生芝報醴源
自不能忘節孝二太夫人蓋孕且釀之也不及五鼎養而三釜
祀報應之理詎不昭然

徐方伯母萬恭人

吾里徐方伯竹峯母萬恭人事其公姑頗篤孝敬公老抱危疾
滯茵褥而家尚寒素恭人拮据生事每食必跪進無怠容公姑
涕泣曰貧家安得賢婦天必鑒之報以晚榮其在吾孫乎後方
伯果以進士起家而母以大叅封恭人云

予大母胡宜人

予大父卒封丘令僅餘俸四十金冠服之外笥無一物田廬甚
薄而食指漸繁大母胡宜人執家秉勤儉畊讀忘其為貧每辰
必躬視糜哺諸僮僕始令就力作嚴而有法動合準則黎明諸子

婦必肅容拜堂下大伯母何為中丞公梟女性緩至常遲則受
詈而並詈諸母故諸母櫛畢必趨何所助櫛旅進以為常或戒
諸母無令納外家饋食以口腹損志節故諸家饋食皆不得至
門有女戚來謁面塗粉澤叱去之曰為人婦明潔其體足矣塗
澤華侈皆非良家所宜正恐敗吾家俗耳令洗盡始入為教身
非笄子婦皆不得入二伯父太平守始以孝廉與計偕曉發入
拜而笄未端大怒踰之戶外日午不食亦不令起曰孺子不知
禮異時授事必速官謗皆未亡人罪何以見汝父於九京哉與
偕者客及室中人皆莫能為計然愛小姑因屬以辨說始解泣
拜就道二伯父既登第以尚書即賜沐歸何孺人小有過宜人
不悅則二伯父執杖自撻於庭必解乃已食無貳裁衣無綺帛
庭戶寂然書聲與機杆聲相錯耳時叔祖監計公棄河南叅政

歸置義田義館督育諸子姓頗嚴礼教而宜人以内訓與相埒
即驗封公亦曰有婆嫂吾兄不亡故成德達材科名宦績流輝
不絕年七十餘被末疾欲得抵二伯父宅諸父身為壻擡肩與
而往至今遺老見者僭津津說安人時事吾母諸母侍安人供
菽水間寢興衣不解帶拮据夙夜婦聲不外男履不内情隆礼
篤別是一世界嗟乎故廬猶存風教掃地予猶幸聞知在嬰孺
見知而後死者盡落夢境嬉々之屬豈啻勸谿而欲長教可得
哉

先叔祖妣大司徒母徐氏

先伯考都事公居先叔祖考吏部公喪於女王城庄盜夜入臧
奴與聞不勝都事公被縛將甘心焉男女百口皆連匿滅影徐
夫人者吏部公副室携一幼子挺身出語盜曰縛者我家長君

乃一家之棟不可害必欲害願以此幼兒代命盜曰兒誰所生
曰此我子長君誰所生曰此嫡夫人子盜感嘆曰賢哉夫人此
人所難因釋都事公取金三百扣頭几筵致謝而去減奴復欲
追殺夫人曰盜即不道釋我則恩何追為遂已所携即尚書公
時年十五已就外傳授書易公維效談最詳尤浮於予家所傳
先世節義孝友風教孳結往往如此語次因為識之

畢母孫孺人

孫孺人者新都畢中舍伯侯母也始孫氏媼夢觀音大士降而
娠復夢大士昇以龍女且曰此女與我同生蓋二月十九日也
孺人果以是日誕生有異質能言其父孫公口授古詩百篇輒
成誦既甦延女傳授列女傳彤管編書日陳笈數十猶嚶嚶而
務請益孫公素封積書不饒則私購如老莊左屈管韓荀楊司

馬昭明諸書目數行下目誦數萬言筴立盡一日授簡使從兄
若弟課經義言亶々多奇諸兄弟弗及也又嘗聞女中賢烈之
夫事竊私心嚮慕之恨不為男子而公亦曰安得而為丈夫子
大吾門乎比歸畢太學閭政婦儀一遵古則去汰而纖去矜而
讓事姑舅曲盡孝敬其能事皆出諸妣先願獨恂恂如無能人
大母張宜人寢疾則佐太學供湯藥旬餘衣不解帶一夕以身
禱請代尋到股進飼之疾亦瘳畢氏家固多藏書則從太學編
發所未讀夫婦恒相對繙閱丙夜不休所以佐太學績業行住
坐卧笔研與俱嘗欲厚蓄大洩成一家言有所得亦輒籍記之
月嘗盈篋工聲偶取材多漢魏其於臨池執工章草籀文雙鉤
懸腕無甚難訣在意先筆後耳識見超卓於國事興革大體言
言中竅時國家有大故胡大司馬成功而被繫使忽夢為宰官

身抗疏侃侃論列覺時猶記憶數語皆慷慨激烈其精神之所為乎邇年持誦楞嚴圓覺諸經間有補註偈語然不信巫覡不通優尼每人高談玄緇輒正色曰紗在冥詮談何容易諸如絲竹丹青一切諸技皆精入率而皆薄之且戒人勿習初年不宜子復善病已生中舍君及二茂材當盛年進俱室共抱子七鳴鳩之愛常均若不知誰非已所生也太學蕭散不問家人產鉅細倚辦皆太孺人擘畫無不中度七子學淺深皆面授自太孺人延塾師而師所課皆已熟習自闡中故中舍君身不離戶牖負笈而學成及中舍君兩捷賢科而督益嚴所訓皆忠孝大節膏沐生民又曰與其為天下第一品官無寧為天下第一等人較常嗃嗃益厲惟恐以氣溢而惰宦成歲已亥齒纔半百夫新都文獻甲寓內而旁發笄珥庶幾大儒烈士扶輿真氣若領其

全其曰誕與夢符天畀龍女有以也為之夫子福何厚耶昔蔡中郎女傳父業馬季長受業於大家賈生嘗為魏夫人弟子惜絳帳之講不以煩孺人而徒稱季長也然如東征賦亦須有傳使後世知陳留長穀之母為曹大家顧中舍君才絕世非穀鹿鹿可敢望此又大家之所以遜於孺人也

義娥

義娥者歷城諸生吳愛衆養女桂香也本流傭子再鬻始歸吳甫十齡婉靜不嬉先是愛衆有中表盧三才亦以貧來依其人獷蕩而愛衆直奴蓄之小忤輒嗔詈曰奴奴亦嘗加榜掠一日與婦李對食而三才負市米入愛衆嗔其尅直三才大怒出腰間匕首刺愛衆不中愛衆繞磨轉娥大叫以挺以挺云挺縈磨索間不可持則以左右肩翼蔽之賊積怒橫氣如出柙之虎竟

飽刃愛衆婦李犇踰敗垣走賊舍愛衆逐李愛衆尚強起護李
撞壁僵久之賊舍李復刃愛衆死娥持賊裾大呼曰奴殺人奴
殺人賊斫其頭骨並腦血淋漓又斷其指而持如故呼益厲一
市人皆驚衆邏皆集尾之久始獲伏法而令汝陰張鶴鳴元平
傳其事而石之朱司馬清冷以貽我稱義娥褒之也事在萬曆
丙申歲娥亦養女又稚其曰以挺以挺則秦左右呼王負劔王
負劔之智也其以肩左右翼則健仔當熊之勇也項伯劔翼沛
公志在茅土娥以身當刃將何需乎吳生昏悖死固宜婦急失
節從人獨不念以屍衛已者皆不足污口舌乃有朱英出糞土中
若娥也故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孟端妻暨其女

蒲州孟端妻暨其女事王岡卿謙為傳而觀政銀臺楊進士世

增述以語我蓋二公皆蒲人也曰孟端家貧業畊或為人傭妻邵氏常辟鑪以佐其養母勤力不惰已端死邵年二十五號慟不食欲相從地下姑勸喻始解已端葬邵母勸邵更嫁邵大慟曰未亡人不死以姑在也覩顏事二姓非人所為如母言必死耳母始寬之然已有主者將倚姑黨並母為強奪計邵聞若不聞即出端藏金二兩以奉姑曰此夫子藏以備姑緩急者姑受之不省邵有二女長曰熙年八歲幼曰亥僅二歲是日邵抱亥於懷潛出而熙躡其後邵迴擊以礫令返即赴井死熙奔赴救不得亦赴井死家人援出母抱亥熙抱母堅如膝纏觀者聞者莫不涕下沾襟時萬曆丁酉冬事楊進士曰邵寡人婦即更嫁無關門閥而以死明志蹈水火如飲食寧有詩書之訓保傳之防乎故貞烈之性或失之纓綏之門而散見於席門委巷未可

耳
言
以貧賤易之也女熙可以不死而竟死故有是母必有是女節
孝無二理而蘭菊必叢生也惜未有上其事者得無以其窶且
後之涼乎

姚貞女

貞女為孝感縣庠生姚楨之女聘鄭一德未笄而一德卒即痛
哭欲躬視含殮其家不從潛取鼠藥自噎母覺急灌以水得生
屢經而皆以防護不得然兩目霍然皆血漬矣竟往會葬盤礴
墓間悲號不休草土為濕自是歸翁姑稿容蓬首不出閫外十
有五載如一日始隣媪解之曰汝未醮何苦執婦義女曰義自
盟始即未醮將路人其夫耶如媪言何用盟為里以聞于當道覈
得實楔其楣曰貞邑侯蔣公以化為立傳

徐子與女甥

長興徐方伯子與有女甥為同邑周某女聘姚京兆伯道季子光裕且于歸而光裕卒女即屏綺服縞淚漬衣袖已求歸姚宅臨喪其家難之女曰兒固姚氏婦以死踰盟非人也越三日母挈之往服喪哀毀母歸欲畱兩家皆難之女固陳其志竟畱起居柩側席藁三年既殯居小樓焚香誦經足不履地今長興令黎公芳扁其門未室守貞云方伯無子傳家而女有女傳業不羨元陽甥宅相矣故詩書之效如星曜川流或晦或明或流或室皆若此也

維揚孝婦

婦本維揚田家事姑極孝而虔事觀音大士姑病劇禱于大士願以身代忽夢一老母語曰汝欲姑好頂得人肝婦曰我肝我割取也老母指示之曰肝在此地婦割不得肝死已復活忽一

日乞婆過門儼然夢所見婦跪請曰割不得肝柰何乞婆曰汝是縱割所以不得肝必橫割之婦又橫割之肝果吐出自烹以食姑姑病頓已婦始寢昏死已又復活胸肉旬日皆合而刀痕縱橫不除郡邑從父老之請以聞于當道旌門紛如或欲以聞於朝而傷於不經罷李長卿談此即大士靈感以成婦孝其兩割者所謂歷試也不然胸豈屢受刀之地矧孺弱乎孝不如婦而欲踵婦事死者必相枕藉故禮禁割股廬墓而摩什蓄室以能吞針非常瑰異之事可易為哉今士大夫過維揚常往視婦江綠蘿亦見之稱貴人但曰爹云

雙烈女

蘇城內一處子樓居誦經聞叫夜僧聲甚苦傷之投以金錢僧誤謂女悅已夜入偏女女不從僧怒斬女携首以去適女母舅

宿於家訟於官謂舅殺之官加酷訊不禁誣伏而不得首且再加枳拱舅女痛父自斷其首為女首以獻官察之非是因得其情大加憫卹虔禱城隍神夜夢神曰殺女者某寺某僧首在庖佛腹中按佛腹果得首坐僧死舅許釋蘇人建雙烈女祠何文興談壬辰過蘇所見

陳烈婦

蘄水烈婦陳氏甫十四適鐵匠周世文姑寡而所贅夫為蔡鳳鳴旁又通於僧嘖婦不肖已縱令鳳鳴及僧百計誘而身作威力搖撼不已鳳鳴遂強持婦婦力拒堅不從歸以語其父東陽冀助已父反謂當從其家俗于是自誓必死謂太姑曰兒不能為狗彘必死不能事太姑然必有二人從我去太姑慰諭猶紹謂太姑兒不死是夜竟自縊死始婦死隣黨喧傳觀者如市無

不揮涕烈日中面色如生耆儒謝朝宣皮子恕摘文祭奠而何
丈與進士為作傳已鳳鳴與其姑皆相繼暴死也嘗聞貞于性
者天青不能入烈婦小家女居群穢中或推或挽從邪則易而
甘死不辭可觀性貞勇于貴盲矣泣可崩城冤能致旱皆是匹
婦何有于陰帝不為推刃者

雙蓮橋

國初永嘉有張子李女比隣結婚兩稚無嫌心互相憐及長張
母寡家貧居離李氏李匿女蠱謀離婚而女堅不從張子亦遙
相慕戀一日女隨衆市遊於元宵觀燈流目見張即捨衆聚而
訴衷夜久知無合期行至橋上相抱投水無知者次年長蓮花
並頭連蒂人皆駭異募漁人從根掘土得二屍蓮莖各出一口
即張子李女也邑令以其事不失貞義合棺起冢名曰鴛鴦而

題橋雙蓮當時題詠甚多有詩曰初盟不負鐵心堅割斷塵緣
作水仙烏鵲巧催橋上度青蛾長展鏡中妍生前果墜相思樹
死後花芳並蒂蓮何處宰官身可現幻鬟嬌小愛河邊

鮑貞女

桐鄉濮氏子聘鮑氏女為婚戶齊偶敵歡好無異及長濮子中
危痘幸生然口鼻平合成肉一塊僅一竅如豆通水穀而家消
落僅房一間斷分內外鮑氏遂怨惡離婚重受聘於富人莊某
子子又有貌戚黨無不為女從吏者女獨誓從濮氏言如矢直
不得已二家以聞令廣德人裴公公從女意歸濮既歸操井臼
治麻枲事其姑極孝濮子嗜酒而脾不能納醉必嘔其竅易進
難出嘔不得出必昏亂欲死女巧為導盡始罷屢年勤事不知
其為陋惡也已抱一子矣萬曆戊子浙大饑癘鮑一門盡死獨

存女其戚尊獨一外姑以女無依且貧勸令改嫁女曰惡疾貧寡等也始既守女貞不棄惡疾今柰何捨婦節厭貧寡乎絕粒惟有死耳姑受人賕面怒相加女潛縫其衣襦數重投河水死里人義之無不灑泣者馮大司成聞之倡義贖金為樹綽楔撰有碑記而趙山人雪蕉慙慙襄事云時大暑數日後見女屍猶有生氣語謂蘭相如千古猶有生氣生氣直千古哉一齊衆楚不能齊語以咻者衆也女排衆議以伸獨見篋棄花錦蹈身沮洳賁盲不能喻其勇而砥石不能喻其勁矣人謂死義者從容難於慷慨而女之難益見借令為男子馮歡任安之義非其襟袖間物乎

遼陽烈婦乙氏

遼陽乙氏武人于伯婦美姿容歲大侵伯不能生活以婦鬻娼

家曰如此則兩活不然餒死矣婦曰此豈人所為死不亦易耶
誓不往絕食已旬日迎者以美食相貽異其更志則擲棄之甘
餓至所着之裳布嚙盡竟卒李文甫客遼陽所見贊曰山有文
鳥獵者張羅雁無再隊倚門謂何蓮花火宅污泥玉禾茹薇見
志吞旃匪它形骸從槁志節不磨